

秣陵七歌

百成九月



忠我若夫胡有念遙之瘴海
吾還劫丈夫生男男如女人間
安用吾生為黃金橫腰於氣
骸程之嘆人歷未斂狂疇九
聞死不聞痛極慷慨思伏
高嗚呼一歎弓誰忍歌秋
風神為沉淪波時乞代後既十一工不省
我裡金物鄭山穴青山如鏡
水如映時移勢失人共欺穿

所錄皆哀苦之辭——

豐坊（1494-1571 後）《書秣陵七歌》冊探析

■ 邱士華

去年（2024）第三季翰墨空間例行展，以「文人的閒雅生活」為題，展出歷代畫家對文人生活的描繪，以及文人閑居時在詩、書、畫、印等方面的藝術成就。在眾多展件中，瀟灑放逸的豐坊《書秣陵七歌》冊，有「天下窮民我最苦」之語，毫無「閒雅」之感。豐坊是誰？為何認定自己是天下最苦之人？他究竟有多苦？下文將由《書秣陵七歌》切入略做探析。

豐坊出身鄞縣（寧波）世家，長於詩文，書法亦富盛名，喜好收藏善本古籍碑榻，充實豐氏數世傳承的「萬卷樓」藏書。他於1523年考中進士，與父親同朝為官，不幸因大禮議事件遭受貶謫，豐氏就此衰敗。豐坊辭官回家，以詩文著作為務，亦曾偽造古籍。他不善理財治家，於藏書樓失火後，將房產與剩餘書籍轉售范氏。晚年借寓僧社，窮困潦倒。¹

豐坊《書秣陵七歌》一冊共14開，抄錄的不只〈秣陵七歌〉（第1開至第6開前半），還包括了〈寒雨吟〉（第6開後半至第7開）以及〈冬夜臥病雜述，兼以自挽〉（第8開至第13開前半），最後還有題記（第13開後半至第14開）。

〈秣陵七歌〉題名下註「丙戌九月」，為豐坊1526年之作。〈寒雨吟〉題名下註「丙申九月」，為其1536年之作。〈冬夜臥病雜述，兼以自挽〉旁註「辛亥十二月」，與後記同為1551年十二月新作。因此這套冊頁除了最後一首近作，前面兩組詩作是豐坊特別挑選抄錄的舊作。這三組詩作體現了豐坊自己最在意的生命時刻，並可感覺他對往事的態度與情緒。

天下窮民我最苦——大禮議的受難者

豐坊《萬卷樓遺集》僅收錄三作中的〈秣陵七歌〉，書中題名讓我們獲得更多的訊息：「余羈秣陵乞休，累疏而格於新令。鬱鬱之懷，伏枕增劇。遂效杜子美同谷體為秣陵七歌。時丙戌（1526）九月既望也。」²1523年豐坊因長輩期許，二度參加科考，此次高中進士，任禮部主事。1524年，卻因跟隨父親豐熙（1468-1537）反對世宗（1507-1567）為生父迫上尊號，也就是大禮議事件，受廷杖並遷謫到南京任吏部考功司主事官。南京任官期間，他

為貶到福建鎮海衛的父親擔憂，希望辭官又遭降調，心情鬱悶，身體欠佳。他效法杜甫（712-770）在最困頓窮愁時的〈乾元中寓居同谷作歌七首〉（同谷七歌），於1526年作〈秣陵七歌〉。「七歌」體自杜甫創發之後，為歷代文人仿擬，用以抒發己身際遇或家國世變的愴痛。³豐坊的七歌亦悲戚悱惻：

悲哉蒼天胡有知，遙遙瘴海無還期。丈夫生男不如女，人間安用吾生為。黃金橫腰矜氣燄，猩猩啖人唇未歛。狂嘯九關死不開，痛極慷慨思伏劍。嗚呼一歌兮誰忍歌，秋風號動沅湘波。（雙行小註：時乞代役，疏十一上，不省。）

第一首（圖1）「遙遙瘴海無還期」一句，應指父親貶至福建事，雙行小註中顯示他十一次上疏希望代替父親至鎮海衛，皆無下文。

我祖全歸鄞山穴，青山如環水如玦。時移勢失人共欺，宰木千章爭斬伐。憶初射策酬祖願，願得幽泉開咲面。誰知一別五六年，塚上無人澆麥飯。嗚呼二歌兮涕泗流，白日慘慘為我愁。

第二首（圖1）提到自己在1523年中進士，原以為可告慰祖先，沒想到大禮議事件父子均受貶謫，竟五、六年無法回鄉掃墓。

吾家鄞邑之城西，百年破屋餘竹籬。前年倭奴苦殺戮，祖母頭白走且啼。幸存餘生膽已裂，昨日書來驚病發。別時衣線猶在身，菽水山中仗誰設。嗚呼三歌兮聲更苦，北風颯颯飛秋雨。

第三首（圖1～2）提到家鄉祖母倭亂後受驚發病，但自己卻無法在跟前盡孝的難過。

側身西望岷山長，雲中隱隱白玉堂。人言士為知己死，素旌一去愁茫茫。憶昔吳越幾千士，青眸偏囑真父子。



圖1 明 豐坊 書林陵七歌 冊 第1、2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書 00032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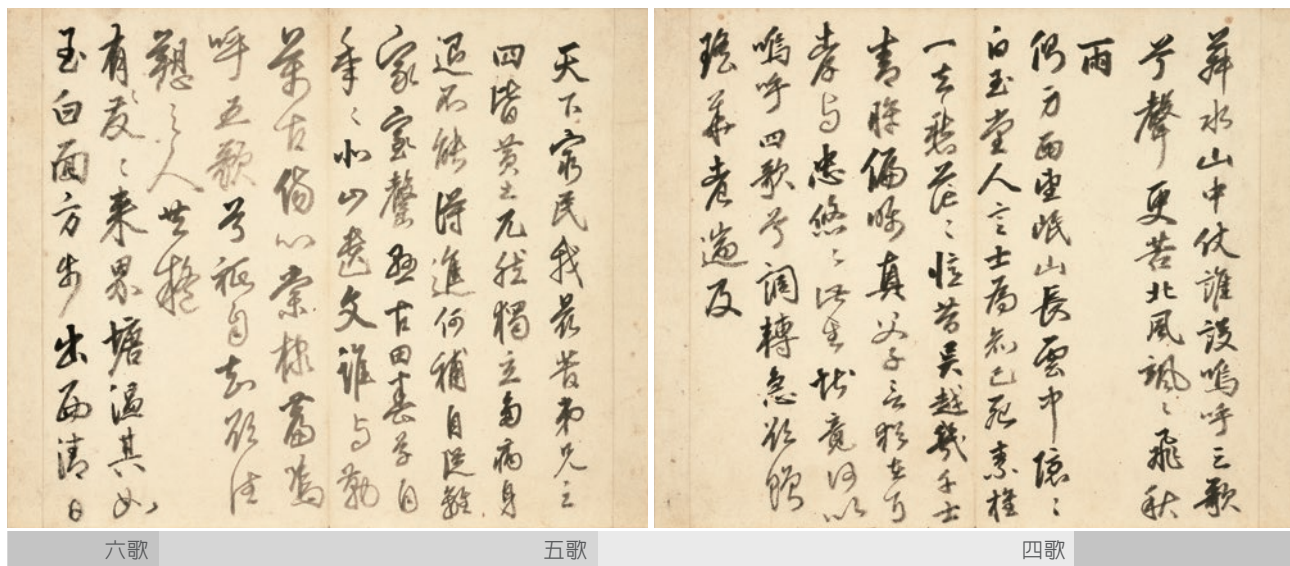


圖2 明 豐坊 書林陵七歌 冊 第3、4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書 000326

言猶在耳孝與忠，悠悠此生竟何以。
 嗚呼四歌兮調轉急，欲贈瑤華老邁及。
 第四首（圖2）感嘆知己好友亡故。詩中所指或是同鄉王相（1488-1524），因為王相也參與了大禮議，不幸受廷杖傷重去世。

天下窮民我最苦，弟兄三四皆黃土。

兀然獨立多病身，退不能得進何補。
 自從離家室罄懸，古田春草自年年。
 北山移文誰與勒，萬古傷心棠棣篇。
 嗚呼五歌兮祇自知，欲往愬之人共疑。
 第五首（圖2）哀嘆家中兄弟紛紛離世，孤身一人。

有友有友來界塘，溫其如玉白面方。
 步出西清日未午，握手談咲神揚揚。
 擘搖東壁館飛鵬，君身甫出鄒陽獄。
 嗟我生餘行路難，何似當時同鬼錄。
 嗚呼六歌兮懷管鮑，落花紛紛滿庭草。

第六首（圖2～3）疑指好友陸銓（1492-1539後）。陸銓亦為鄆縣人，為豐坊同年進士，因參與大禮議而下獄並庭杖，後仍於兵部、刑部任官。

少年攻文恥為吏，羣公謬許青雲器。
 陸機詞賦何足奇，徒令四海知名字。
 黃鵠鍛翼雄鳩飛，邯鄲才人廝養妻。
 況復夫人有美子，折腰垂首端為誰。
 嗚呼七歌兮歌且住，春來拔劍還山去。

第七首（圖3）「邯鄲才人廝養妻」典出李白（701-762）〈邯鄲才人嫁為廝養卒婦〉一詩，「況復夫人有美子」則應出自北宋晁補之（1053-1110）〈依韻和子充雜言〉中「秋蘭蕙蕪亭下生亦蕃，夫人自有美子何足言」，代表他之前雖無意仕進，但應承長輩的推許與期待出仕，

卻在政局中失意受挫，儘管有所留戀，仍不如歸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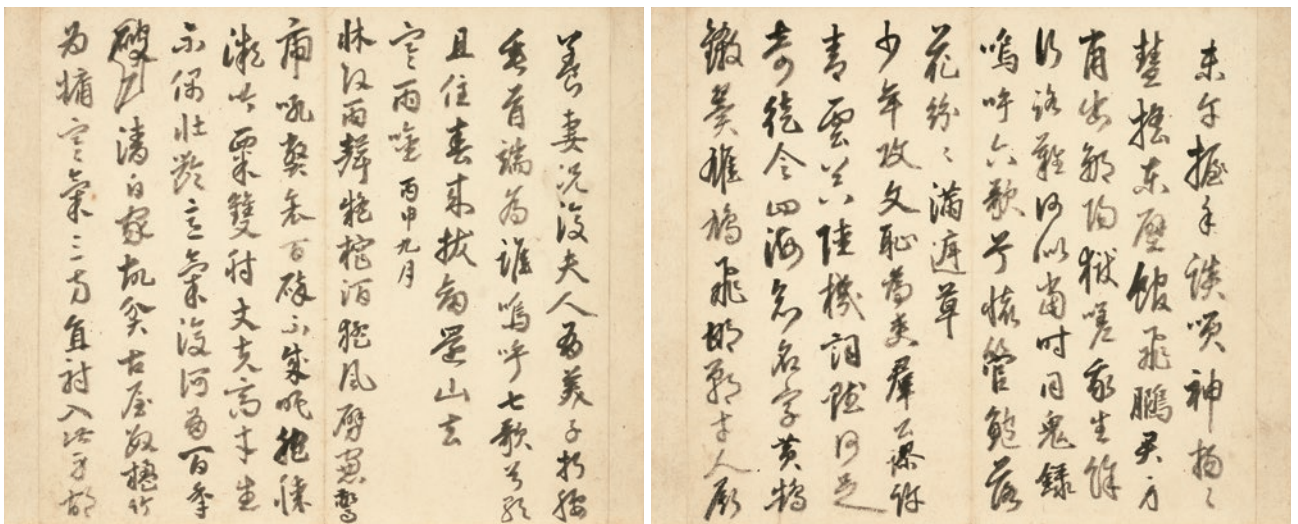
〈秣陵七歌〉的內容，清楚可見大禮議事件對他的多方打擊。他雖萌生辭官歸隱之心，但考慮為官較容易營救在福建的父親，還是接下通州同知一職。然不滿三年還是禁不住乞歸，獲准後於1529年底返鄉。

險阻任飽經·洞然見天機

返鄉後的豐坊閉戶著書，依靠家中承續數代「萬卷樓」的豐富藏書，輯錄編著《世統》、《空同精華集》、《童學書程》等書。他雖無官員薪俸，但應以其為人稱道的詩文與書藝取得潤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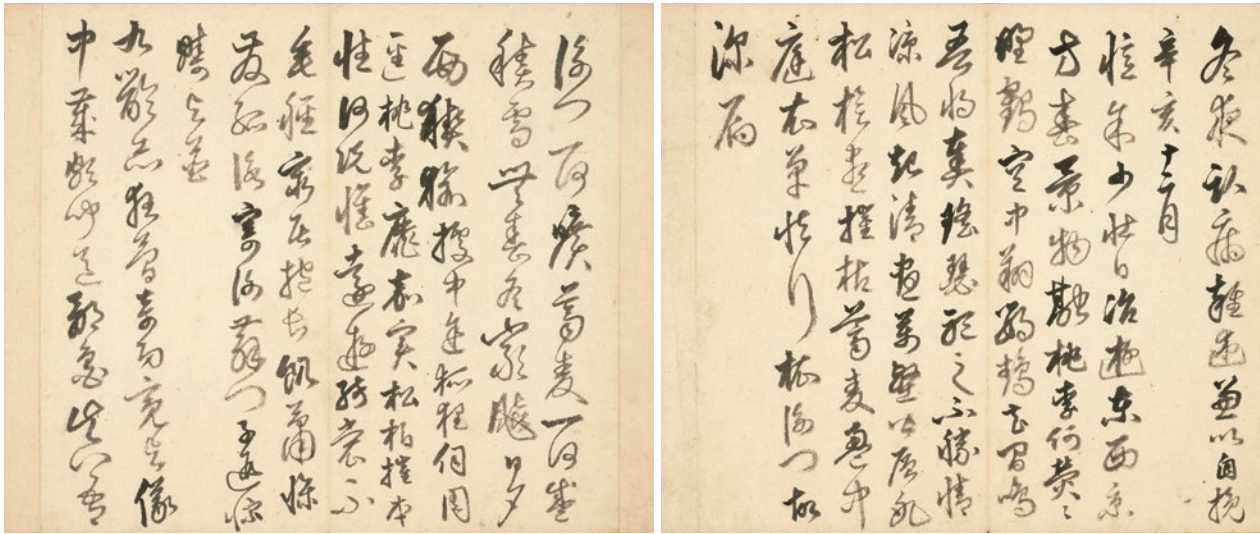
在〈秣陵七歌〉之後，抄錄的1536年〈寒雨吟〉（圖3～4），便是這個時期的作品：

牀頭雨聲疑榨酒，猛風劈窗驚虎吼，
 弊衾百碎不成眠，抱膝微吟粟雙肘。
 丈夫高才生不偶，壯齡意氣復何有，
 百年清白家故貧，古屋數楹竹為牖。
 寒氣三方直射入，此身胡為在荒藪，



寒雨吟

七歌



冬夜臥病雜述，兼以自挽

圖4 明 豐坊 書秣陵七歌 冊 第7、8、9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書 000326

榻前只尺皆沮洳，棟上毒蛇逐蛙走。
兒號女啼那忍顧，菽水糟糠幸相守，
孔明子儀誠浪言，原憲顏淵庶堪友。
憶昔京師拜先達，崔公此言常在口，
世間萬事等浮雲，唯有文章應不朽。
貪吏陰功哀若何，不見三春盛花柳，
思之令我懷抱開，詩成一咲還搔首。

文中描寫自己居處破敗的景況非常生動，似乎可見他抱膝蜷縮在床上，蓋著破舊的被衾發抖，聽著房外風雨呼嘯，房內進水，寒氣逼人。棟樑上有蛇追逐著青蛙，兒女則在底下哭嚎。面對他所描述的如此簡愴悲苦的生活，豐坊感謝妻子的操持，竟還生出「世間萬事等浮雲，唯有文章應不朽」的豁達情懷。

這套冊頁抄錄的第三組詩作為 1551 年的新作〈冬夜臥病雜述，兼以自挽〉（圖 4～6），頗有回顧人生重要階段的意味。第一句「憶余少壯日，冶遊東西京」回憶剛考中進士任官的時期，前半段充滿朝氣的景象「方春景物融，

桃李何熒熒」，但後半段「涼風起清夜，萬壑皆層冰」，寫景以喻遭逢大禮議事件的窘迫景況。第二首接著描寫辭官回鄉艱苦無援之感「積雪無春冬，嚴飈日夕勁」、「窮居抱長饑，蕭條發孤詠」。第三首與第四首語氣一變，似乎在艱難病困中，悟道有得，心性較為安定：「險阻任飽經，洞然見天機」、「唯以葆真性，庶以無怨尤」。第五首卻又極其悲憤「覺來號宇宙，利刃攢心胸」，對自己二十多年來，一直到父親去世，都無法成功營救深深自責，希望早日追隨父親同赴黃泉：「願言早乘化，幽泉幸追從」。最後一首又回到「自挽」的題旨，似乎要為苦病的一生作總結，認為雖然自己宛若掉入泥沼中的明珠，看起來骯髒，但本質依然光彩明亮：「玄珠委泥滓，光彩中無虧」。

第三組詩作最令人動容的是他悔恨無法救助父親的段落。這是緊接在 1536 年第二組詩作完成之後發生的重要事件。豐坊的父親豐熙在 1537 年過世，導致豐坊積極爭取父親身後能平

所錄皆哀苦之辭——賈慘

又過了十幾年，在豐坊書寫這套冊頁的前一年1550年，倭寇來襲，因此他自鄞縣遷居杭州避難。1551年冬季，經濟和身體狀況均不佳的他很可能又回到鄞縣，因為冊頁末尾的題記寫道：

右力疾為友軒李兄書。友軒知我，而深閱其窮，故所錄皆哀苦之辭也。連日絕糧，病復加篤，蓋至是而人琴俱亡矣，詞翰云乎哉。嘉靖卅年（1551）季冬甲戌。南禺外史豐道生。

此冊未明言當時身在何處，但知是為「李友軒」所書。兩人似非泛泛之交，而是「知我」且「深閱其窮」的朋友，似乎李友軒曾接濟過豐坊。⁴李友軒應是鄞縣人李維孝（?-約1565）。李家亦為當地世族，自永樂年間便仕宦不斷。⁵李維孝在嘉靖年間成鄉進士，「為廬州府通判，稱友軒別駕」。豐坊的知友張時徹（1500-1577）在所修的《寧波府志》中，也於其父李堂的傳記中提到李維孝。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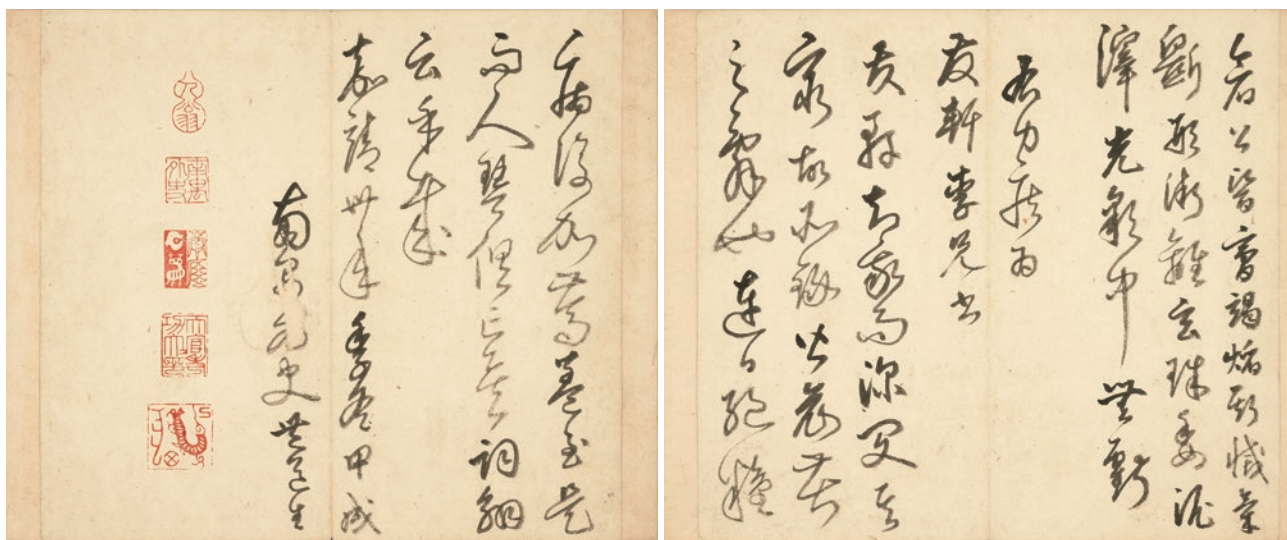
為在荒蕪榻前只以淚泫
 棟上素抱函桂乞兒孺女
 常亦思願乎水松棘果相習
 孔雨子像海濱云原異於洵
 瘠故友恒昔系跡執先志寧
 公以之書在口世百業多未淳
 唯易文之章應不朽矣更陰切
 念以何不見之春塞萬柳
 思之今我懼抱拜酌集一嘆
 意擴首

反加諡，故赴京配合嘉靖皇帝希望為生父興獻王上廟號稱宗提出建言，全然調轉了他父親在大禮議事件中所持立場。不過豐坊這次努力不但沒有成功，原本同陣營的鄉親朋友也難以諒解，可以猜測他當時處境應更為尷尬艱難。

他、若生、物、高、喉、吐、嗚
 困、之、初、昌、樂、禮、波、史、古
 命、以、沉、浮、明、以、葆、其、性
 二、紀、而、能、起、萬、面、之、空
 展、轉、激、以、且、激、至、忠、至、節
 能、終、由、性、為、大、節、殉、孤、忠、高
 文、象、德、協、奇、稱、其、骨、幹
 骨、寐、繞、緣、身、控、據、重、不
 鐘、覺、來、誰、守、宙、而、田

海、浪、何、足、言、其、百、怪、磨
 一、梳、隨、阻、任、能、經、洞、然、兒
 王、祥、於、於、示、南、年、反、邪、口
 孝、於、物、性、因、校、曰、王、祥、求
 去、性、然、特、家、以、氣、謂、性、且
 疾
 黃、酒、餘、與、免、語、座、壽、且、存
 培、覆、其、可、鐘、豈、不、同、人、謀
 先、哲、不、傳、吾、稱、福、日、日、我
 也、幸、立、人、抱、神、理、竟

冬夜臥病雜述，兼以自挽



題記

圖6 明 豐坊 書秣陵七歌 冊 第12、13、14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書 000326

當此「連日絕糧，病復加篤」之時，豐坊特別抄錄十四開與個人際遇極其相關的三組哀苦詩文，換得李友軒的資助。三組詩作行書字型略有區別。第二組詩作〈寒雨吟〉，具古拙趣味章草般的捺筆出現不少，如第六開的「成」、「才」等字。第三組詩作乃至後記，則以越發酣暢的連綿行草書一氣呵成。

根據陳斐蓉的研究，豐坊行書一般喜用濃墨，但第一組詩作〈秣陵七歌〉則墨色深淺、

乾濕交錯，加上「丈夫生男不如女」男字旁的原本錯字被圈劃掉的方式，以及若干放大使勁書寫的字，如第一開的「痛」、「忍」等字，乍看有若書稿，常有不經意塗抹修改的痕跡，就像著名的顏真卿〈祭侄文稿〉上的刪塗圈劃，那些作品上的不工整，卻頗具難以克制、不得不然的情感渲染力。

北京故宮博物院另藏豐坊 1528 年為好友萬表（1498-1556）所作的《自書詩》十九開冊，⁷其中亦抄錄豐坊一年多前所作的〈秣陵七歌〉。⁸萬氏家族原居於安徽，後因隨明太祖立下軍功，萬鐘於洪武二十八年（1395）授寧波衛指揮僉事後，定居鄞縣。萬表十七歲襲指揮僉事，二十三歲時（1521）中武進士，歷任浙江把總、掌印都指揮、南京大校場坐營、漕運參將、廣西副總兵、南京中軍都督府僉事等。⁹萬表自少白天練習騎射，夜間誦讀經史，對狂禪、王學心性之說、文學、漕運、軍事均有見解，被視為兼修文武的「儒將」。

圖7 明 豐坊 書秣陵七歌 冊 第14開
鈐印：人翁。南禺外史。青厓白鹿。天官考功大印。己龍突虎。

冬夜臥病雜述，兼以自挽

豐坊在此冊結尾題識稱他為萬將軍，稱讚他對朋友很有義氣：「世人往往冷熱驟分，甚或忘惠而涼報之者，較之將軍何翅天壤」。豐坊說兩家為「世交」，相知甚深，大禮議事件

後也一直顧念照護，沒有離棄。根據題識，他因為萬表的要求才抄錄這些詩作：「蓋數年間，險阻艱難備嘗之矣，不敢告人，而倉口相語者悉吐露於是。」讓人想起蘇軾（1036-1101）〈書前赤壁賦〉的結尾自識：「賦去歲作此賦，未嘗輕出以示人，見者蓋一二人而已。欽之有使至，求近文。遂親書以寄，多難畏事，欽之愛我，必深藏之不出也。」這種摘選抄錄自己的近作，只敢向知友吐露的小心，真是不分時代、綿延不絕的文人傳統。

1551年為李友軒所作的這套冊頁，雖然抄錄了同樣的〈秣陵七歌〉，但知友交心通息的感覺較弱，反而有種將近耳順之年的豐坊，以這些詩作當成自傳，將自己與苦情悲慘的人生網綁在一起，以爭取友朋同情的無可奈何。傳世的自書詩帖數量不少，同樣詩作反覆謄抄，但代表的意義可能存在多種差異分歧。現存豐坊抄錄〈秣陵七歌〉兩個例子的對比，或可讓我們窺見一斑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

註釋：

1. 有關豐坊書藝之研究，請參考高明一，〈書學淵藪——豐坊〈各體書書訣〉冊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505期（2025.4），頁70-83。
2. （明）豐坊，《萬卷樓遺集》（明萬曆四十五年豐建刻本），卷4，頁14。檢自「中國基本古籍庫」<http://server.wenzibase.com/spring/front/read>（檢索日期：2025年5月4日）。
3. 潘慈慧，〈明清之際七歌體研究〉（臺北：國立政治大學中文學系碩士論文，2016）；曹淑娟，〈演繹創傷——同谷七歌及其擬作的經驗再演與轉化〉，《臺大文史哲學報》，85期（2016.11），頁1-44。
4. 陳斐蓉認為此冊求書者李友軒應也是一位窮苦之人，或許是對「深閱其窮」句意理解不同而致。參見陳斐蓉，《豐坊存世書跡叢考》（杭州：浙江大學出版社，2018），頁214。
5. （明）沈一貫，〈工部主事李适庵墓誌銘〉，《喙鳴集》，卷15，頁23-24。檢自「中國基本古籍庫」<http://server.wenzibase.com/spring/front/read>（檢索日期：2025年5月4日）。
6. （明）周希哲修、張時徽纂，《寧波府志》（明嘉靖三十九年刻本），卷28，頁38-40。檢自「中國基本古籍庫」<http://server.wenzibase.com/spring/front/read>（檢索日期：2025年5月4日）。
7. 可參考《北京故宮博物院》網頁圖文資訊 <https://www.dpm.org.cn/collection/handwriting/229593.html>
8. 參見陳斐蓉，《豐坊存世書跡叢考》（杭州：浙江大學出版社，2018），頁91-97。
9. 楊懿，〈從儒將世家到地方士紳：再論鄞縣萬氏家族之門風轉換〉，《寧波教育學院學報》，33卷1期（2020.1），頁7-12。